

卷三十六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注
 卷 卷三十六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1
 編號 D7810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選

詹林郎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李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兩都賦

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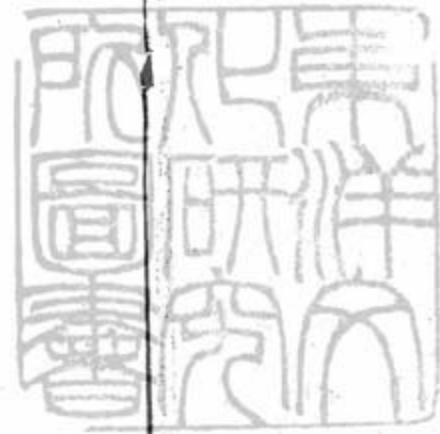
賦序

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2717
No. 2717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夏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

秦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

令

任彦昇宣德

王元長宋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宋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暉

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替尉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繹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蕭繹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

任彦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言梁武故具也

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

與蓋闕

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諸臣曰貴史記

崩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勲親昵近尊賢

施侔造物則謝德

之途已寡也

言恩施既隆侔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

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上疏曰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

要不得不彊為

之名使荃宰有寄

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可彊為酬謝之名使荃宰有寄

寄也老子曰吾彊為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遺逸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

武詔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具觀

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

立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晦明隱鱗戢翼

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

植橋志詩曰仁虎

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博通群籍

而讓齒乎一卷之師

謝承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

法言曰一卷之市必立之平

魏志段灼理鄧文曰文勇氣凌

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

魏志段灼理鄧文曰文勇氣凌

人之下伸萬夫之

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

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

文

事天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文

擅彫龍而成輒削稟

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龍赫赫言鄒

行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光時

爰在弱冠

有所言輒削草藁如淳曰所作起草爲藁

車乘招我以弓

首應弓旌

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斐然爲率首左

孟予曰夫招士以

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

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

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衆其性

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

薦名宰府

則延譽自高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

使張老延君

隆昌季年勤王始著

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

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田介山之志愈厲

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

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

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

史記曰文公環縣上山中謂封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

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存漢書曰琅邪郡曼容養志以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

石輒自免去范曄後漢書曰馮異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元何之

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代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

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推轂樊鄧胡

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塵罕嘗及起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據

跪而推轂曰開闢以內寡人制之闢以外將軍制之鄒陽

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

之盛揚塵上覆飛鳥惟彼狡僮窮凶極虐何之元梁典曰東晉

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謂紂曰彼狡衣冠泯絕禮樂

僮若木我好方鄭玄曰狡僮謂紂崩喪之家劇秦美新曰弛礼崩樂塗民耳目既而

鞠旅誓衆言謀王室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備珍謀為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

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哲衆士白羽一麾黃鳥底

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定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

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平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

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至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

軍反走尚書甲既鱗下車亦瓦裂尚書大傳曰武王伐

曰震澤底定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致天之屆拱揖群后毛詩曰致

白如麟下質于武王致天之屆拱揖群后若上下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王命論曰帝

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孔子曰是以祥光摠至休氣

四塞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炫耀四方也五老游河

飛星入昴山論語比考識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

龍衛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
瞳黃姚視五老君為流星上入昂注曰入昂宿則復為

星元功茂動若斯之盛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

格乎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左氏傳管仲曰昔召

皇天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康公命我先君太公

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帝

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

有恧焉輶軒萃止帝寶融也輶軒萃止謂進封梁公

未殊朕甚而恧焉楊雄答劉歆書曰常開今遣其位其中

先代輶軒之使毛詩曰有鴉萃止

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梁王固讓同乎匪席之旨百辟

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蔡邕獨斷曰教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軍次留城令

傳季友

沈約宋書曰傳亮字季友北地人也

綱紀綱紀謂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

綱紀綱紀謂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左氏傳晉侯問

微管之歎撫事彌深論語子曰管仲相相公霸諸侯一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始庶周易曰君子黃

風雲玄感尉為帝師周易曰雲從龍風

子其...

物觀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夷項定漢大拯橫流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城下羽敗自剄說文曰出溺為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廣雅曰軌也伊尹望也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若乃交神圯上道契商洛谷實戲曰齊審激聲於康園漢良受書於圯比遠張子房詩注表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真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顯默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之際宵然難究淵流浩濶莫測其端矣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相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宵然難言哉吳都賦曰傾潑沆漾莫測

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塗次舊沛佇駕留城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為留侯爾雅曰佇久也謂停久也靈廟荒頓遺像陳昧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之遺像廣撫事懷人求歎是深毛詩曰嗟我懷人雅曰昧闇也又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死者如可其身謀身不忘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擬之若人亦足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頽蘇行潦以時致薦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藟藻之菜杼懷

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廣雅曰抒滌也西京賦曰慨長思
也書主者施行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一首宋公楚元王後故修治其墓

傳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博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鄭玄禮

記注曰尊本敬始義隆自遠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崇尊也

先祖者類之本也楚元王積仁基德啟藩斯境漢書曰

貴始德之本也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為楚王王彭城

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大王基德十

五王而始平之素風道業作範後昆三國名臣贊曰

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興長道業都正釋本支之識曰剗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

祚實隆鄙宗毛詩曰本支百世揚脩遺芳餘烈奮乎

百世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閏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

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兵封豕然墳塋莫翦

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丞感遠存往慨然永懷李陵書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感遠存往慨然永懷日能不

慨然毛詩曰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前羽甘棠勿翦勿維以不永懷

伐召伯所芟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追

下聽訟決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

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况瓜瓞所興開元自本者乎毛詩曰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

冢三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况瓜瓞所興開元自

施行郭璞方言注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

施行郭璞方言注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人少而神明懿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

版行軍參軍廷中書郎世祖疾融欲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尉於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

后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體

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

語孔子曰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

雲之拜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

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

道又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富

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

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至于帝卿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

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

者蓋請者必或揚旌求士或設簋待賢求士待賢皆謂

拜故互文也或揚旌求士或設簋待賢請其言也管子

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助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

道謂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筍簋曰

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

者振鐸語寡人以直者擊磬詔寡人以獄者揮鞀

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謝承後漢書序曰陰修敷化

朕夤奉天命恭惟永圖爾雅曰夤敬也尚書曰茲率

德惟懷審聽高居載懷祇懼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

求圖聽尚書曰予小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禮記曰動則

子夙夜祗懼左史書之言

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喜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公卿比日尸祿無有忠言

者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

蘭而延子大夫選名昇學利用賓王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

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大李

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

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射人事直言也

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七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文字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遺事不惑

才任三輔劇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尚書曰若作和縣令

又問昔周宣情千畝之禮號公納諫國語曰宣王即位諫曰夫民之

大事在農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禮記曰躬耕

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

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

姓良以食為民天農為政本漢書酈食其談漢王曰臣

為天尚書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勸農業也金湯非

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昔

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朕式

先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死菜色朕式

照前經寶茲稼穡范子計然曰五穀者乃祥正而青旗

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

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

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

將使杏花苜蓿耕穫不愆泥勝之書曰杏花苜蓿

耕之輒蘭之此謂一耕而五獲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

七日苜蓿始生苜蓿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

蒲水清則冷風述遵無廢呂氏春秋后稷曰九耕之道

草也曰正其行通其風夫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

所以成穀也夫決也必於苗中央師然爾冷風以搖長

也而釋耒佩牛相訟莫反監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

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杜預左氏傳注曰訟綠也

富浸以為俗漢書曰兼井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

子不以從令為孝後主固宜是革浸以為俗豈不謬哉

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

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二百

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

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實是國語

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

鳥鹵可睥恐時無史白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

鹵兮生稻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興廢之術矢

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

陳厥謀尚書序曰咎繇天職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周易曰君子敬法卹刑虞書

茂典尚書虞書曰欽哉自萌俗澆弛法令滋彰莊子曰

為天下濁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肺石少不

澆與凜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

寬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周禮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

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

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

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

聽訟於其下尚書璇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

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

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頌霜之應夜哭之鬼

所以明發動容具食興慮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

食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鹽鐵論曰秦法繁於

秋荼網密於凝脂左

氏傳鄴舒問於賈季曰趙襄趙盾孰賢對曰趙襄冬日永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憂

念盡冠緬追刑厝墨子曰盡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

貌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徒以百鍰輕科反行李葉

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

起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

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

絕澗作霸秦基韓子曰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磨深百仞因問其左右人

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

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

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歌鷄鳴於闕下稱

仁漢賈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

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鷄鳴心悲

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時

價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鷄鳴晨風之詩然猶

鳴齊詩異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

憂二途如爽即用兼通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昌言

所安朕將親覽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書問董仲舒曰廢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八政一曰

食二曰泉流表其不賈買遷通其有二流漢書曰貨泉於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既龜貝積寢緡專用

於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既龜貝積寢緡專用漢書尚書帝曰貨遷有無化居既龜貝積寢緡專用

帝初筭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糴釜千緡孟康漢書世代滋多銷漏參倍言錢之銷磨缺漏

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周書夏歲曰小

也周書夏歲曰小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史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

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游

飢字書曰惟瘼卹隱無捨矜嘆毛萇詩傳曰瘼病也國

隱而除上帝溥臨賜朕休寶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也命印斜之

其害也谷開而出銅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啓上

無極上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

也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相子新論曰漢宣已來百

於都內漢書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圓法但赤側深巧學

李奇曰圓即錢也將繼太公之職事也但赤側深巧學

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言今欲爲錢若赤側則奸巧學

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女奴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

側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爲

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

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質幣權輕

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母權

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

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

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

曰權其開塞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

捨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

路詩緯曰君子息心研慮推變見事

又問治歷明時紹遷革之運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

德周易曰湯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司馬彪續漢書求

武革命平詔曰春秋保乾

圖云三百年升歷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

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旋璣不正文象

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而歷以爲牽牛中星先

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

已逆用望平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
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
備則宜改憲憲法也周易曰雷電噬嗑先王分命顯於
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

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嶠夷曰賜谷

未及嶠夷廢職昧谷虧方言司歷之官廢也嶠漢秉素

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

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

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

之魏志曰初相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

善天文言後五十五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

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

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方言曰

祖破袁紹天下莫敵

朕獲纂洪其意弘至道班固高紀述曰管蔡堯之緒

出

頌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

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尚書序曰恢弘至道

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
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

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尚書曰克明俊德

於子大

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夏禮記曰夏

戎事乘驪鄭玄曰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馬曰

驪禮記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玄曰以建丑之月為

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

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宋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尚書璇璣鈴曰河圖命

存三之期錄代之矩錄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

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

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

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

極八五辰空撫九序未歌尚書咎繇曰撫于五辰庶績

五行之時衆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

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
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

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

若墜

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
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

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

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故郵貧緩賦省繇慎獄應劭曰

也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
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

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

皆象此類不惟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而多黍多

稌不興兩穗之謠
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

以致穀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

麥德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無褐無衣必盈七月

之歎
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

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

業
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

登爾於朝是屬宏議
漢書

晁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

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尚書

不同心以

匡乃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

上

叶星象下符川嶽
春秋漢含孽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

斗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
孟子曰仁義忠信梁善不

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

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

天地無私親順之利起

逆之害然後公才受職揆務分

司揆度也
爾雅曰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
左氏傳郊子

皦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焉五
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堵女節意感生白帝朱
宣宋均曰朱宣少吳氏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漢書
鄭玄孝經注曰武差也
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
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
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九官皇甫謐帝王
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青中候
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
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
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
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三
百八十五人今云歷茲以降游惰宜繁仲尼大聖自茲
兼倍略言之耳
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緘五寸游惰之徒若閑冗畢弃
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寔繁有徒
則橫議無也荀悅申鑒曰正人貪祿者閑冗與時消息昭
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魏志郭嘉說太

客何則可脩善詳其對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
曰詳
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
主之表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
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
唯良二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城闕絃歌之聲
千石乎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瘴惡樹之風聲二
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苟及死
子葬之桐鄉人至有旦撫鳴琴自置醇酒忠子賤治單
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
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
皆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文而無害嚴而不
殘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故能
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
主之表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
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
唯良二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城闕絃歌之聲
千石乎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瘴惡樹之風聲二
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苟及死
子葬之桐鄉人至有旦撫鳴琴自置醇酒忠子賤治單
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
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
皆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文而無害嚴而不
殘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故能
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出人於沾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沾危已見謝眺入

上疏曰陛下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是以賈誼有

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

為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

罪項深汰珪符妙簡銅墨

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

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珪

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

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爾雅

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

印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

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表安開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

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

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鵝親曰所以來者欲察

君之化迹爾今虫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

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白安蒞曄後漢書曰

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

去東西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關爾無聞

日吾丘壽王為東郡尉詔賜壽王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

時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發其不稱在

前也豈薪樵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

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眾多國家得用

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章奮勇於河

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得鳥

母為有

司枉撓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疆國固圖惟舊諛

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疆國

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豈非療飢不期於

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

毛詩曰必之洋洋可以棗飢

期玄曰必水洋洋然飢者見

之可飲以瘵飢瘵音義與瘵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

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列淮南子曰五

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各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

彭豸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今農戰不脩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

文儒是競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

生况文史也弃本殉末厥弊茲多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未賈也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

於鄭衛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賤治世反

也墨子曰宣帝教從王褒等所幸官觀輒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詩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豈欲非

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

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曰權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今欲專士女於

耕桑習鄉閭以弓騎孝經鈞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

射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

名維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

民者國之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尚書曰子違汝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

李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開河尚書

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

宋人失馭漢法崩離

答賓戲曰王塗燕職周失其帥應劭漢書注曰沛水朕

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朕

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子惟

小子若涉淵水子惟往求朕依

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

曰武帝廣開三邊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加以納款通和布

德脩禮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孫卿子曰管仲歌皇華

為政者也未及脩禮故脩禮者王為政者疆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子如

晉晉侯饗之范宣子為賦黍苗季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集睦

豈惟弊邑周禮曰二日教所以閔洛動南望之懷德夷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

遽北歸之念王逸楚辭注夫危葉畏風欹馬為易落漢書

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之搖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曰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

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無待干戈聊用辭辯

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而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天斯路何階人誰

或可階爾雅曰進謀誦志以沃朕心言進嘉謀當謂誦汝曰禪人掌誦王志道守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士論說諸侯揮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志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彦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
因藉時來乘此歷

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
運魏志劉漢上疏曰臣遭乾
當辰未念猶懷慙德禮記

子當辰而立尚書曰成湯
何者白王之弊齊季斯甚固

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
漢書贊曰漢承百
衣冠禮樂掃地無餘言衣冠制度禮

王之弊季謂末年
棄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
斲雕刊方經綸草昧漢

滅六國而上占地迴烈掃地盡矣
日漢興破觚而為圓斲珣而為樸蘇林漢書注曰刑角

之刑與刑剗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

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
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

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而百度草

創倉廩未實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禘謀若終畝不

稅則國用靡資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

也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

子日無惻隱之心非
每時入芻蕘歲課田租漢舊儀曰

葉以給經用也尚
愀然疚懷如憐赤子禮記哀公曰敢

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月賦曰悄悄焉疚
今欲使朕無滿堂

之念民有家給之饒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

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漸登九年之

畜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周禮

玄日賦謂口出泉關
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賓王

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顏延之策秀才文曰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為閉戶自精開卷獨得楚國先賢

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學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誡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

然志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其藝百家庶非牆面漢書昌

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

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

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

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

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

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

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雖一日萬機

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雖一日萬機

早朝晏罷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聽覽之暇

三餘靡失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無事弃日魏略曰

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上之化下草

歲之餘夜與陰者日之餘雨者月之餘

偃風從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惟此虛寡弗能動俗

蔡邕姜肱碑曰至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韓子曰齊桓

德動俗邑中化之公好服紫一

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人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

君欲止之向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

諾於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長纓都好且變鄒俗

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

左右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

先自斷其纓而出國雖德漸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紳

道行祿利然也

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班固

朕傾心駿骨非懼直龍

漢書贊曰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

也路然朕傾心駿骨非懼直龍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

者三年不得人謂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

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

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致士謂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又子張見

魯哀公哀公不礼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輜駟青紫如拾地芥范曄後漢書曰輜駟紫轂填接街陌說文曰駟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僂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而惰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惰**
游廢業十室而九情遊已見上文抱朴子曰秦降鳴鳥及季杪天下欲反十室而九
農聞子衿不作言占者收教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凰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思學全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收罔勗弗及者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農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弘獎之路斯既然矣**小雅也猶其寂寞應有良規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

此聖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湛人比也

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

將齊季多諱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相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

風流遂往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子曰晚世風流終敗禮廢義上

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漢書曰王莽古法多封爵人周易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

何嘗以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特也

一言失旨轉徙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

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

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徙朔陽獄詔不得

以赦罪眚有違論輸左校漢書曰源涉好殺眚眚於室中論

令除罪眚有違論輸左校漢書曰源涉好殺眚眚於室中論

字子康年十八以父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無不效

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父嘗病召成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成

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於汝反睡不聽吾言

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戒成禍也父迺不復言元帝

擢咸為御史中丞後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滑吏及

大姓犯法輒論輸府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

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籍膺表欲罪元羣行賂宦而使直

堅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校令丞

臣杜口忠讜路絕漢書景帝問鄧公鄧公曰夫鼂錯忠諫遠

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

外為諸侯報仇聲類曰讜善言也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

周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檀道亦為晉陽悉意以陳

極言無隱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問者水出地動日月

問其故無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慎

隱乃情

三十五卷終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孫叔元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善澤上

秦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表上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者事序使

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

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

天下改為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

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

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

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未都曰表進之

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

曹子建求自試表

宋通親親表